

汪徐和 编著

时事出版社

血洗伊甸园

—南斯拉夫内战大曝光



血洗伊甸园

——南斯拉夫内战大曝光

汪徐和 著

时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15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洗伊甸园：南斯拉夫内战大曝光／汪徐和编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7

ISBN 7-80009-227-5

I . 血… II . 汪… III . 国内战争—南斯拉夫—研究
IV . D754.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807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45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5.50元

前 言

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军事对抗进一步下降，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天下并不太平，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持续发展。在曾经被称为“和平绿洲”的欧洲地区，前南斯拉夫旷日持久的血腥战火已成为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热点之一，也引起了我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在前南斯拉夫，三大兄弟民族同室操戈、互相残杀，关于“种族清洗”、“集体奸杀”、“死亡集中营”等报道不时见诸报刊；国际社会为寻求内战的和平解决，一招接一招：经济制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的空投、北约禁飞区、五国安全区等；和平计划也是接连不断：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美国6点计划、五国方案、“三分波黑”方案、欧—斯计划，但内战仍在继续，和谈前景堪忧。人们关注的是，曾被美誉为令人神往的“伊甸园”为何被内战的烽火烧得千疮百孔？内战何以持续不断，致使和平多次“擦肩而过”？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笔者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对前南斯拉夫内战的历史背景、冲突各方的恩恩怨怨、残暴的“战争罪行”、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叙述，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前南斯拉夫内战的生动画面。为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本书尽量做到资料翔实，文笔活泼，融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于一体。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时事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社长兼总编郭传玲同志非常热情，对书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洪兵、兰文萱和赵海军等同志给予了一些具体帮助，辛艺青同志在协助整理资料、校对书稿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有关前南斯拉夫内战的书籍、文章，考虑到参考资料数量很大，且比较零散，恕不一一列出。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汪徐和

1994年3月

目 录

一、来自伊甸园的呻吟.....	(1)
二、南斯拉夫的历史变迁.....	(9)
民族大迁移.....	(9)
帝国的“分治”政策.....	(11)
梦寐以求的“伊利里亚梦”	(13)
脆弱的南斯拉夫王国.....	(14)
残酷的民族大屠杀.....	(16)
南斯拉夫的新生.....	(17)
微妙的政治数字：“1—8”.....	(19)
三、多党制引起的动荡.....	(21)
南共联盟的“联邦化”倾向.....	(22)
共产党人拱手让权.....	(23)
红五星从国旗上消失.....	(24)
由一篇评论引发的流血事件.....	(25)
联邦集体的“权力真空”	(26)
四、铁托“在天之灵”受到惊扰.....	(30)
有人扬言：要捣毁铁托墓.....	(30)
阴谋并未得逞.....	(31)
“不要强迫人民不爱铁托”	(33)
铁托的理想国何在.....	(34)
五、普利特维采湖畔的枪声.....	(36)
激战在普利特维采湖畔.....	(36)

克塞矛盾日益加剧	(37)
冲突再度升级	(39)
“内战已经开始”	(40)
六、席卷全国的“独立”狂潮	(43)
斯洛文尼亚分道扬镳	(43)
克罗地亚又添一票	(44)
斯、克联手行动	(45)
马其顿、波黑“不甘落后”	(47)
联邦机构无力回天	(48)
七、为“独立”而战	(50)
南人民军紧急出动	(50)
“斯洛文尼亚发生了战争”	(52)
“我们不愿意打仗”	(54)
战斗仍在继续	(56)
八、教堂婚礼上的惨案	(59)
新人血洒教堂	(59)
国体之争	(60)
战火在蔓延	(61)
九、令人眼花缭乱的美欧斡旋	(63)
早有预谋的分裂活动	(63)
欧美联手干预	(64)
军事干涉进退维艰	(65)
同床异梦各有所图	(67)
十、首次被赶出联大的会员国	(69)
联合国席位之争	(69)
欧洲最后一个堡垒	(70)
联合国“危险的先例”	(71)

十一、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的命运	(73)
两主席的一揽子计划	(73)
和平几次“擦肩而过”	(75)
艰难的讨价还价	(77)
重压下的签字	(79)
塞族议会“枪毙”了和平计划	(82)
十二、联合国设立国际法庭	(85)
舆论披露的“战争罪行”	(85)
安理会“极为震惊”	(90)
设立国际法庭	(91)
充满血腥的“潘多拉盒子”	(93)
十三、美国空军的“人道主义之战”	(95)
新总统的“新面孔”	(95)
“准军事行动”新招式	(97)
意在“一石多鸟”	(99)
“大力神”深夜出动	(100)
“空投只是一种象征性努力”	(101)
十四、跨出“家门”的北约禁飞区行动	(103)
酝酿已久的“禁飞动议”	(103)
北约跨出“家门”	(104)
目标有限的“打击计划”	(105)
意义不大的军事行动	(106)
十五、“冻结现状”的五国安全区计划	(108)
俄罗斯唱了一次主角	(108)
“冻结现状”的五国方案	(109)
反应不一的冲突各方	(110)
倡议国各怀鬼胎	(111)

十六、邦联？联邦？	(114)
塞—克“三分波黑”方案出台	(114)
穆斯林“内部吵架”	(117)
又来了个“欧—斯”版图方案	(118)
版图谈判破裂	(120)
十七、“联保部队”的艰难使命	(123)
南联邦主席团的“紧急请求”	(123)
“最冒风险的和平行动”	(124)
“联保部队”扩大使命	(126)
马其顿“未雨绸缪”	(127)
任务期限一再延长	(128)
艰难的维和行动	(129)
十八、难咽的难民“苦果”	(132)
可怕的一幕	(132)
逃离恐怖地区	(133)
难民大军泪痕斑斑	(135)
“苦果”难咽	(137)
十九、巴尔干的“定时炸弹”科索沃	(140)
高出生率的平原沃土	(140)
塞尔维亚人的“故土”	(141)
阿族的独立倾向	(143)
二十、内战中的风云人物	(146)
“作家总统”乔西奇	(146)
“红色少年将军”图季曼	(150)
“铁腕政治人物”米洛舍维奇	(152)
“少壮派明星”库昌	(155)
“虔诚穆斯林”伊泽特贝戈维奇	(156)

从医院走上政坛的卡拉季奇	(157)
“不特别爱好政治”的孔蒂奇	(158)
“超级行政官员”卡林顿	(160)
沉默寡言的万斯	(161)
“老式鹰派人物”欧文	(162)
欧文的新搭档：斯托尔滕贝格	(163)
二十一、前南斯拉夫内战述评	(166)
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166)
内战的主要特点	(172)
内战的深远影响	(174)
内战的发展前景	(177)
附录：前南斯拉夫内战大事记	(179)

一、来自伊甸园的呻吟

1991年3月31日凌晨，克罗地亚共和国普利特维采湖畔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静，揭开了南斯拉夫血腥内战的序幕。从此，南斯拉夫一步一步走向解体，昔日肥沃美丽的国土如今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人们的哭喊声替代了以前的欢歌笑语，到处是鲜血和眼泪，人们心头上的伤痛锥心刺骨，难以弥合……

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维舍格勒大街妇产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女病人紧紧地抓住值班护士的手，苦苦地哀求着：“求求你，护士小姐，我绝对不能生下这个孩子！我……”从她那充满忧郁和渴求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妇女的辛酸和痛楚。

她叫贝莎，生于1972年，是塞尔维亚布尔奇科某医院的一位护士。她长得很漂亮，明亮的大眼睛，甜甜的酒窝，修长的身材，再加上正值花的年龄，显得妩媚动人，也引来不少追求者。不过她可不想过早地定下终身，她想趁自己年轻，好好地潇洒一番，痛痛快快地玩上一阵子。这不，在1991年秋天，她又踏上了去德国的旅程，以看望其姨父和姨妈为名，观光旅游去了。几个月后，玩乏味了，她又想回到布尔奇科，她想她的父母，想她的要好姐妹，想她的崇拜者。有时，冷静下来，她也想从这些崇拜者当中挑一个最合适的作为终身伴侣，但脑海中几个身影翻来覆去，还是没个明确的倾向。反正，回去再说吧，到时，就看谁有这个福气了！

姨父听说贝莎要回去，十分担忧地说：“目前克罗地亚战火正盛，国内又十分动荡，战争是很残酷的，你还是等一等，待局势平稳了再走吧！”可贝莎说：“他们打他们的仗，我回我的家，我才不怕呢！”姨父姨妈拗不过她，只得让她走。临行前，姨父、姨妈一再叮嘱：一路上要小心啊！毕竟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天真、幼稚，她哪里知道，一场厄运即将降临到她的身上。

1992年1月28日，贝莎到达萨格勒布后，换乘了一辆小面包车。汽车在萨格勒布至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司机打开了录音机，听着那轻松、浪漫的音乐，贝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任思绪的野马尽情驰骋……正当她陶醉在遐思之中，听到“嘎——”的声音，一股强大的惯性使她猛地向前倾，慌忙之中她用手撑住前排的座位，才不致于碰到前额。她定了定神，才发现是汽车急刹车。她抬起头，向前进一望，先是一怔，接着全身一阵颤栗：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住了汽车的去路，他们手里端着冲锋枪，冲汽车里大声喊道：“快开门！统统下来！快下来……”

士兵们要求检查护照。当一个高个子士兵检查贝莎的护照时，他并没有留意护照上写的是什么，而是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贝莎，仿佛要把她整个人吞下去似的。贝莎红着脸，低着头，一言不发。大个子士兵用他那粗而大的右手托起贝莎的下巴，下流地说：“美人儿，别不好意思嘛！”脸上充满着淫笑。贝莎感到十分屈辱，抢过护照，从大个子士兵身边走开了。

贝莎与同车人先是被带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随后被带到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拘留营。贝莎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被带到这里来。在拘留营里，她看到了许多从克宁地区抓

来的塞族妇女，她们都被折磨得面容憔悴，不成样子。贝莎感到十分害怕，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

当天夜里，贝莎同其他4个姑娘被安排在一个库房里，里面堆放着许多汽油桶和一些杂物。当她走进这间昏暗的房子时，一股很浓的汽油味扑鼻而来，她感到一阵晕眩。看守发给每人一条毯子，便关门出去了。几位姑娘缩手缩脚地走到库房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块空地，地上铺了些草，看样子以前曾有人在上面睡过。她们几个一声不吭，在草堆上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和衣躺下，毯子一半垫，一半盖。尽管没有声音，但她们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谁也没有睡着。过了一会儿，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声：“我好害怕！我想家！”顿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房间里一片抽泣声。她们又累又饿又怕，哭累了，慢慢进入了梦乡。

大约半夜时分，“咣”的一声，门被踢开了。贝莎和4位姑娘都不约而同地被这可怕的声音惊醒，一个个像触电似地坐了起来，用毯子裹住身子，并不停地向墙角退缩，5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惊恐地盯着门口。

一群恶汹汹的士兵争先恐后地冲了进来，他们把几个汽油桶捆在一起，在上面铺了两条毯子，接着从姑娘堆中把一个叫米丽娜的姑娘硬拉了出来，强行撕掉她的衣服，可怜这位姑娘势单力薄，一边哀求，一边反抗，但她哪里是这些彪形大汉的对手，不一会功夫，她就被抬到油桶上，遭到士兵们的野蛮强暴……

轮到贝莎了，她尽力挣扎，不断地用手抓对方的脸，一个士兵企图用斧子砍她的手，她躲开了，后来几个士兵强行抓住了她的手和脚，使她动弹不得。一个满脸胡须的士兵开始强奸她。一个单纯而又漂亮的年轻姑娘就这样被凶恶的暴

徒糟踏了。

贝莎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感到头昏沉沉的，两眼发黑，全身酸痛。她意识到自己已进入魔窟，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她在那里被关押了4个多月，后被转移到奥扎克拘留营，经常遭到看守士兵的强奸、轮奸和污辱，并因此怀孕。

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拘留营里来了几个穿军大衣的“黑团军”的士兵，他们把关着的所谓“囚犯”集合起来。一位领头的说：“谁能交出钱来，就释放谁。”他们把一个箱子放在门口，让“囚犯”一个个通过，能交出钱的站在一边，不能交出钱的站在另一边。贝莎猛然一想，记得从德国旅行回来过境时，曾在鞋垫下藏了500马克，这可救了贝莎的命，她终于被释放了。后来她才知道，她是通过双方交换战俘才被释放的，负责此项工作的士兵趁此机会，大捞了一把。不过，对于贝莎来说，用500马克换得“自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但是，她始终忘不了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她在医院里回忆说：“在斯拉沃尼亚布罗德拘留营，看守们几乎都有绰号，其中有一个叫‘蓝带’。这个人的爱好就是调戏、虐待漂亮女人。他不仅污辱、强奸被关押的妇女，还喜欢在漂亮女人的脸上用刀子挖掉一边的眉毛，或是割下一只耳朵，或是挖掉一颗眼睛，手段非常残忍。一位怀孕7个多月的妇女被押到拘留营后，‘蓝带’从她肚子里挖出小孩并将小孩碎尸。有些看守还喜欢扒光被关押的男女的衣服，然后用棍子挑着一块浇有汽油的布烧他们的身体。有一个14岁的女孩被迫光着身子为看守们当‘招待’，士兵们可随时‘享用’她。”

在战火纷飞的前南斯拉夫土地上，有多少像贝莎那样的

妇女惨遭强暴，她们有的被长期关押在拘留营里，过着非人的日子，有的遭蹂躏后被残酷杀害，有多少妇女因不堪屈辱，含恨自杀，也有的奋力反抗，以死相拼。有一位名叫留比莎的妇女，当一个士兵企图强奸她时，她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头把那位士兵撞倒，夺过这个士兵的手枪，对准他的头颅扣动了扳机，顿时，血溅了她一身，她顾不得害怕，又转身打死了另一名士兵，然后为了使自己不落入魔鬼的手中，朝自己头部开了一枪……

对于妇女来说，在战争中要遭受许多“特殊”的迫害，如割乳房、开肚膛以及极端性暴力等，有许多妇女甚至在孩子和家庭成员面前遭强奸、轮奸，其场面惨不忍睹。然而，战争中的惨状远不止这些，曾是兄弟一家的各民族互相残杀，使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再次遭受劫难。

“切特尼克”是塞尔维亚的一个极端组织，专门对付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据一些幸存者证实：1991年8月，在博罗沃林、达林和斯特鲁加，许多克罗地亚族人被用极为野蛮的方式杀害。有些“切特尼克”分子把被杀害的小孩的头当球踢，还有一个克罗地亚国民卫队队员的母亲，收到了“切特尼克”给她送来的她儿子的人皮，这位母亲当场晕了过去。

在克罗地亚人居住的扎姆拉恰村，“切特尼克”分子野蛮地洗劫了这个村庄，三个幸存者回忆道：

“1991年7月26日下午，许多带武器的人从邻近的德沃尔向我们村庄走来，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克拉伊纳塞族自治区的特制军服，更多的人则没穿军服。他们分两路包围了我们村庄，不让村子里的人跑掉。以前未打仗时，我们都认识，相互之间还有些交往。当他们走进村后，喊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出来。我们几个人藏在阁楼里，但还是被搜出

来了。有一个士兵拿出刀子要杀我们，但被身边的人拦住了，说是要把我们带到库帕去。

“我们村庄的人被押着向斯特鲁加进发，我们走在前面，士兵们警告我们：谁也不能回头，否则要挨打。有一位老太太因为走得太慢，被枪托打倒了。他们命令她赶快起来，她试了试，但最终还是站不起来，旁边的一位村民忙转过身，准备去搀扶她，但刚一伸出手，士兵就用枪托把村民的手打了回去。接着士兵们开枪打死了那位老太太。”

“到达斯特鲁加村口时，他们又在路边的一家阁楼里抓到3名克罗地亚内务警察，他们收缴了警察的武器，并用腰带和枪托打这些警察，用刀子划破他们的衣服，最后把他们的衣服扯光，强迫他们跑步，也不许他们回头。可这3名警察没跑出20米，近20名“切特尼克”分子一齐举枪朝他们射击，3名警察很快倒在地上。接着，我们又继续前进。后来，幸遇克罗地亚内务部警察部队拦击，我们才得救。”

据一些战地记者报道和证实，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进行过种族清洗，残杀异族士兵和平民。有些恐怖分子烧毁异族居民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物，甚至挖掉他们的眼睛，用斧头砸碎他们的头颅，砍掉他们的手指……其惨状令人发指！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且民族杂居、混居十分普遍，因而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难以言尽的家庭悲剧。

亚尔丹和贝莉6年前在萨拉热窝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同事、朋友都称赞他俩是天生的一对。亚尔丹是一位富裕的塞尔维亚商人，娇柔的贝莉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在一家电子工厂任会计师。婚后，他们在萨拉热窝经营一家餐馆兼商店，生意很不错，生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天真可爱

的女儿，这个温馨的家庭更增添了欢笑。然而，1992年4月爆发的波黑内战，使他们经营的这个店在炮火中毁于一旦，亚尔丹和贝莉被迫带着女儿逃离家园，来到贝尔格莱德。刚开始，他们想租一间房子暂住一下，便打电话询问，但当对方房东听出他们的波斯尼亚口音时，立即挂断了电话。后来，亚尔丹又试着问了几家，但没有哪个房东敢收留他们。无奈之中，他们成了难民。一想起以后的路，他们都十分惆怅，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现已32岁的亚尔丹说：“波黑已经分裂，假如明天战争结束了，哪儿是我们的去处呢？若回到穆斯林聚居区，他们会斥责我；如果回到塞尔维亚聚居区，他们又会斥责贝莉；克罗地亚族聚居区根本不会接受我们。”对于他们那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来说，前途更加茫然。30岁的贝莉说：“在以民族划线的社会里，我们两个女儿有着一半的塞尔维亚族血统，一半的穆斯林血统，她们到底属于哪个民族呢？我也不知道以后她们会遇到什么麻烦。”

人们常说，未来是属于孩子的，然而对于异族结合的后代来说，他们在战争中的遭遇更让人肝肠寸断，他们幼小的心灵也留下了战争的创伤。有一个10岁的女孩，其父母都是塞尔维亚族人，但其祖父是克罗地亚人，她拿起刀子割破了自己的血管，想放掉身上的 $\frac{1}{4}$ 血液，以使自己成为一名“纯正”的塞尔维亚人！这样，她在学校就不会受到塞族孩子的欺侮了。而在克罗地亚，一位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塞尔维亚人的男孩则质问他的母亲，他身上的哪一部分是属于父亲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母亲的，他要把属于母亲的那部分砍掉，成为“纯正”的克罗地亚人。

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对结婚10多年的异族夫妻。男的叫穆阿拉，是穆斯林，女的叫米